

已編索引

7-1-25

今日評論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二卷第一期

時評

日軍封鎖天津英租界(都)

英王訪美(銖)

我方空軍的活躍(平)

悼荷人蒲德利等(端)

法幣匯價問題

抗戰的目的

暹羅與汰族

平原

一種態度

陳岱孫

錢端升

陳序經

幸代

沈從文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軍封鎖天津英租界

日本駐津軍司令部封鎖天津英租界之舉已於本月十四日清晨起實行。英租界一面蘇白河，其他三面與法租界，舊德租界，華界相毗連。封鎖英租界而不封鎖法租界，即等於漏網，故事實上法租界也在封鎖範圍以內。此就地域而言。若以人而言，則英人，中國人及白俄人俱在受檢查之例，日偽軍警的檢查向來是最蠻劣的，所以被檢查者須感受莫大的痛苦與恥辱，且為偽立終日，未及檢查，而不能出入者。檢查的目的依理應只為禁止危險品及惡意宣傳品的出入，但現已及於蔬菜魚肉等必需品。

封鎖的導火線是誅程錫庚案的四嫌疑者的引渡問題，日軍部要求英方引渡，而英方則以嫌疑不充分未肯引渡。但日方近日所要求者已絕不上此。日方要求英方放棄親華政策，而與之共立「東亞新秩序」。所謂「親華政策」包含甚廣，舉凡准愛國華人居住，准英租界學校用合法課本，支持中國法幣等等均屬之。日方示意，如英方不放棄原有正常政策，幡依日議，則決不開放租界，甚至封鎖二年，亦所不避。

日方的真正用意似在樹立一個先例，且在試驗英國抵抗侵略的決心。日方知道英方絕無以武力為報復之意，故對此試驗必然十分認真，不肯輕易放棄。在英方則誠有進退兩難之勢。如抵抗則難以着手，且亦無此準備。如屈服則或非輿論之所能許。蓋自中日開戰以來，日方對英的打擊，要以此次封鎖事件最為嚴重。槍擊許格森，扣留司品烈，害及英國體面，而未嘗及英國商益。封鎖中國海岸，禁止外船航駛長江，害及英國商益，而與體面尚無大礙。獨此次之事，則錢袋與面子兩受損失，實益與情感兩受刺激，故不易為英人容認。且屈服之後，不但英國一切在華利益將為日人所覬覦所攫取，即整個的反侵略局面亦將大受影響。英蘇談判之所以至今未有結果，實因蘇聯對英國的決心仍未祛除懷疑。如果英對日屈服，日更進一步跋扈，試問英國

更如何能取信於蘇聯，以及其他承應取得信用的國家？而且對抗與屈服之間，亦很少妥協的中庸辦法。在理論上英國當然可以實行各種報復，如廢止與日頗為有利的一九一一商約，如禁止日本商船利用英帝國的海港等等。然這種報復對日極為不利如予實施，日本或竟因怒而更狂吠，劇至兩國間武裝衝突，亦未可知。

如借着為英國代籌，我們以為最有利於英亦最易的解決方法，莫若一面趕快正心誠意與蘇聯成立協定，另一方面則實現各種經濟上的援華，在津則暫且無所動作，聽候變化。英方如能出此，不久以後，日方或會肯乖乖聽受美方的調停，而取消封鎖。

至於我國，則日本為敵，北平政權為偽，我們面對英表示莫大的同情，但我們更應根據國際公法，抗議並預防英方與日偽關於租界的一切妥協，因為一切妥協皆足以妨害我們的領土主權。（都）

英王訪美

留心國際的人，正在注意英蘇談判的進行，希特勒集兵邊境的行動，及英日在天津的對峙，關於英王訪美的酬酢行為，似乎不值得重視。但國家元首的拜訪酬應，每有外交的意義。在現時國際形勢中，英國國王，大不列顛帝國皇帝，親自到美國拜訪，似乎更有意義。

第一我們要記得美國從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到十八世紀後半獨立建國。英國看他是一個叛離的暴發戶，對於他的政治文化常含渺視。美國也沒有忘記以往祖國那種剝削殖民地以自肥的政策，對英沒有好感。十九世紀中，大批的愛爾蘭人來美移殖，在政界佔相當勢力，這些人帶了怨恨英國的心情來到新大陸。兩國的感情，因而更不融洽。所以百餘年來，英美的外交史上，齟齬之事不少。不過兩國雖常相鬥，究竟是同種同文，比較關切，到了危急關頭，可期協力禦侮。如前次歐戰，美國輿論同情英國，到一九一七形勢危迫終於拔刀相助，助英法制勝強德。戰後，英國對於財力比他優裕，勢力

聚興誠銀行

重慶總行 商業場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全國各大商埠均設分支行

各種匯款
各種存款
抵押放款
跟單押匯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整儲支息
存取兩便

信託部
代客買賣貨物
代辦報關轉運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太古聯運

中國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為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母任歡迎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尚義街三號

足爲敵敵的美國，不免妬嫉，美國對於英國「老奸巨猾」的觀念，也不易擺脫，所以雖然有許多主張這兩個英語民族應當繼續合作，實際上，彼此間各有打算，時即時離。

現時的國際形勢，很明顯的暗示，英美切實合作的需要。在歐洲，極權國家的猖獗，單是英法聯合已不能遏止，可是若美國的雄厚實力加上，那便不同。在亞洲，日本對英已露骨的表示敵視，可是對美國尚敷衍求全，誠恐美國對他翻臉，許多需要品來原生問題。津日軍司令曾公然說「英倘不獲美國贊助，則無經濟制裁可能」。可見得若非美與一致，英在遠東不能保其權益不爲日人奪取。

英王的訪美，美國的熱烈歡迎，是英美接近的表示，協作的敦促，是對於期望英美不合作的警告。（壽）

我方空軍的活躍

自本年四月我軍向敵人採取總反攻起，我方空軍也時出襲擊敵人，且常有所獲。北起察綏，南至羊城，東自京滬，西迄皋蘭，皆有我空軍突襲敵軍或迎擊敵機的戰績。本月十八日，復以二隊南飛南昌，一隊飛廣州，對敵人加以轟炸。

建設陸軍難，建設空軍更不易。飛機的製造需要各種特殊的原料，尤需要經驗的機械人員及工廠。良好軍官的養成也需要相當長的時期。抗戰開始之時，我空軍本在幼稚時期，但爲振作人心，鼓勵士氣起見，仍不惜以犧牲的精神，與敵周旋。犧牲的鉅大乃與壯烈同等。

法幣匯價問題

自從本月七日上海匯豐銀行停止以八便士強的市價出賣外匯之後，法幣對外的價值驟然下跌。近日外匯的市價旋于英匯六便士半左右。雖時價尚未穩定，而漲落並不甚大，市況已稍見緩和。一部份稍熱國內金融情形者，甚至說六便士左右的匯率爲新水準，可以繼續維持。

幸而我軍事當局有其特有的建軍天才，所以空軍的犧牲雖鉅，而補充的工作亦不落後。抗戰愈長久，我敵空中武力之差乃亦愈小。而我空軍活躍的可能亦愈大。這真是可喜之事，而空軍的努力也值得欽佩。我們希望自今而後，在空軍建設之任者，能對飛機的補充更積極，而對飛機的耐用性與標準化更注意。若能如此，行見若干時而後，控制空中之力可自敵而歸於我。（平）

悼荷人蒲德利等

國際聯盟水利專家荷人蒲德利（F. J. M. Boudrez）等，此次爲工作而殉職，是一件最可悼惜的事。

按蒲德利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由國聯依技術合作辦法，委派來華工作，已歷八年。原先他隸屬於全國經濟委員會取消後，改隸經濟及交通兩部。八年來，我國比較重要的水利工程及改進水利的計劃，幾無一不有他的參加。最近政府以發展西南交通需要開闢內河航綫，乃托其勘察金沙江，研究於炸去若干淺灘險灘之後，有否以較大民船航行之可能。不幸遇險覆舟，竟以身殉，同行者經濟部技士張炯及西南運輸總處職員胡運州亦同時殉難。

「臨難不苟」本爲中國民族所樂稱的美德，亦爲西方文明所提倡。蒲德利自奉派來華後，對於工作固不畏難，且對於抗戰建國的工作，尤其熱情。所以對此次勘察金沙江的工作，甚感興奮。他嘗謂金沙江得因改進水道而可大量航行，則可稍盡他對於建設後方的工具。這種勇於任事，不避艱險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贊揚，更值得我們效法。我們深望蒲德利的殉職能使若干至今流落滬港等地的技術人員有所感動，即行獻身去參加後方的建設。（端）

陳岱孫

我們法幣法定的匯價，自從民國廿四年改革幣制以後，一直是十四便士半左右。中日戰事發生之後，很有一部關心時局的人，對於這創立未久，機構未完，敏覺特強的法幣制度之能否不爲暴風雨所摧殘，而影響及於我們全部經濟一事，發生焦慮。而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我們外匯自由市場，從廿

六年戰事開始日起繼續維持至去年三月，法幣的匯價，在這一時間，也繼續保持其法定十四便士半的匯率。去年三月起，政府開始統制外匯。一切外匯的請求，必須先由政府核准，然後由中央銀行供給。自是法幣的匯價就有兩個：一個是十四便士的官價，一個是市價。上者是在政府所能統制外匯範圍之內的匯率，下者是政府所能統制外匯範圍之外的匯率。因為市面上，外匯的需要超過于政府所核定，中央銀行以官價所供給的數量，法幣的市匯價便從此自十四便士半跌至八便士左右。到八便士左右的時候（去年六月），似乎法幣匯率已經暫時得到一個自然的水準。在今年三月外匯平衡基金成立之前，這八便士的市價，並沒有倚賴其他外界的力量，已經維持了九個多月的時間。本年三月一千萬英鎊借款成功，外匯平衡基金成立。八便士的市匯價便從此受這個外匯基金的維持。而匯豐銀行便是運用這個基金的受託人。因為在主要市場中，依然官價由政府核准，中央銀行供給的外匯已經逐漸縮減到無足輕重的地位，這八便士的市匯價，不但因有此外匯基金之支持，而帶有半官的色彩，且在數量上，也是佔了首要的地位。本月七日匯豐銀行暫停出售外匯就是等於外匯平衡基金停止維持這八便士的市價，於是法幣的市匯率又自八便士重新下跌了。

對於外匯平衡基金忽然停止維持。八便士市匯價的動機，外邊推測甚多。我們以為較可能的解釋，根據過去三數個月運用基金的經驗和結果，八便士的匯率庸或太高，繼續的維持恐怕要增加基金的耗損。外匯基金過去三個月出入損益的情形，基金會沒有公布，我們無從知悉。然而從各方面間接的引證，這一個可能的解釋，或者不失之過遠。我們外匯的供求是看國際收支平衡的狀況。國際收支各項目中自以進出口貿易為主。我們春季一月至四月間（五月的數字尚未得到）進出口貿易的結算，入超約七百萬英鎊。（軍火貿易不在內）當然這個數字不即是我們國際收支的差額。然而我們也難於武斷的說我們進出口貿易以外的國際收支有如許大的有利差額，剛好足以填補這七百萬鎊進出口的不利差額。固然我們一向對外貿易總是入超，入超的差

額總是靠貿易以外的國際收入的差額來填補。可是抗戰以後的國際收入的形恐怕不如抗戰以前。廣州廈門的淪陷自然會影響及於華僑的匯款（雖然這一筆收入，可以局部的，以華僑向政府捐輸的匯款為抵補。）偏地兵戈，自然會斷絕一切外人游歷的機會；時局嚴重，和敵人的斷斷，自然停止一切外人對華的投資。這幾個來源都是抗戰以前我們國際收入較為大宗的項目，抗戰以來，這幾個項目都大量的削減了。至於其他國際收入的項目（除開歷次有指定用途的國際借款）我們沒有證據可以相信牠的增加。當然我們抗戰後國際非貿易的支出也許也減少。然而總算起來我們很懷疑我們國際非貿易的支出也縮減到國際非貿易收入的程度。換句話說，我們相信，我們過去五個月，國際非貿易收入的比較，儘可有一個有利的差額，然此差額恐怕不足以抵補進出口貿易入超的數目。如果國際收支的總比較，有一個不利的差額，這個不利的差額，在外匯基金繼續維持市匯情形之下，必須由外匯基金支出。於是問題就是我們的外匯基金能夠維持多久而不至完全耗損。過去三個月運用外匯基金的經驗，也許已使政府及基金委員會感覺匯市的政策必須變更，以保護基金，維持此後匯率的穩定。如果過去數個月國際收支總是我不利，而這不利的差額頗有加甚的趨勢，則八便士的匯率當然是太高，而無法維持，有限的外匯基金只能維持一個近於自然的匯率水準，如果匯率超過自然的水準太遠，有限的外匯基金的運用總是有出無進，終有耗損淨盡之一日。在此情形之下，放棄這個八便士較高的匯率以間接的減削國際的支出，確是一個實迫處此的政策。況且當初外匯基金決定維持八便士的匯率，也並沒有甚麼必須採用八便士的理由，不過因為八便士為當時的市率，並且已經自力支持了好幾個月頗近於所謂自然的匯率。換言之，外匯基金當初所希望維持者也是一個近於自然的匯率。如果此後情形證明八便士似較自然匯率為高，則外匯基金自然不能繼續保持這高率的自殺政策。近日上海電訊，匯市狀況已見緩和，匯率大概盤旋於六便士左右。也許這個市價較為近於現在的自然水準，至少從基金的觀點說，這個較低的匯率易於維持，則六便士左右的匯率

未嘗不可以代替前此八便士的匯率，而成爲暫時的官市價。

至於匯價低跌之後，我們所期待的結果就是增加我們國際收入，減少我們國際的支出。在貿易方面，這個情形特爲明顯。匯率較底，國貨以外幣計，價格低減，外貨以國幣計算。價格高漲。因之國貨輸出可以增加，外貨輸入可以減少。這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理論。貿易入超的數量如能因此減少，國際收支的總平衡便不至於我大不利；於是新匯率也易於維持，而外匯基金也不至時受威脅。

有人以爲這次外匯基金停止供給外匯與敵人以偽幣換取法幣，以法幣套換外匯的手段有關。這一點頗有考慮的餘地。我們一向很懷疑這實受宣傳的以法幣套取大量外匯的策略，果然嚴重到一般人所相信的程度。誠然，敵人有這個破壞我們信用的陰謀。華北偽準備銀行，於本年年初，始者限制，繼而禁止法幣的行使，而於禁止行使之前，通告人民將法幣向偽行換取偽幣，也許就是這個陰謀的表現。然而這個策略大部分是失敗了。華北人民並沒有遵令將法幣向偽行換取偽幣，而反將法幣珍藏起來。華中偽華興銀行成立時，連這個嘗試都沒有了。在此種情形之下，敵人能以偽幣換取法幣的機會實在小得很。試問敵人能够以偽幣向銀行存款，而支取法幣嗎？該問一般人民願意憑空的，以大量自己認爲較有價值的法幣，掉換繼續落價的偽幣？此外只有向兌換店掉換一途了，然而向兌換店掉換的數量總不見得十分可觀。所以只就以偽幣套取法幣以間接套取外匯言，過去的情形不至於十分嚴重。而同時匯率的減低，也不能絕敵人這個念頭。就是現在，敵人遇有可以偽幣掉換法幣的機會，當然還是儘量掉換，因爲無論法幣匯率跌否，以只有印刷成本的偽幣相換，總是合算的。

其實敵人標竊我們的外匯另有別的途徑。一個就是稅收。儘管偽銀行偽幣爲敵僑所持有，而上海海關稅收等稅收還是要以法幣交納。近數月來，進出口貿易增加，稅收加旺，這一批法幣當然爲敵人所攫取。以此項法幣來換取外匯當然走個方便的事。還有一個就是日人在華經營的工商業。雖日人在

華的工商業受戰事的影響甚重，然而他們已經努力恢復，滬津紗廠之已有若干部分復工便是一個例。如果他們營業能够相常發達，而至少一部分的收入是法幣，則以營業餘利所得的法幣購買外匯也是極可能的事，雖然這個漏洞並不見得十分重要。最主要的途徑，我們覺得，還是大量日貨的輸入。我們一向對日貨貿易總是入超，過去數月我們全部進口貿易增加，而以日貨之輸入爲最。此項輸入日貨之一部分自是以我輸往日本的貨物爲抵償。然其差額必須以外匯補足。我們對日貿易入超的數目越大，我們外匯的損失也越大。如果入超的情形繼續且或加強，這個漏洞確是我們外匯基金的威脅，所以所謂敵人標竊我們外匯的手段歸根還是以國際貿易爲主要。八便士匯率之不能維持，也是針對這個情形的對策。

我們可更進一步討論一個較爲基本的問題。就是一個像我們現在處境的國家，對外的匯率是否必須維持，或是可以聽其自然。傳統的習慣替匯率造成一個玄妙的地位，匯率的穩定似乎已成一個國家經濟能力的晴雨表。因此我們外匯跌價的時候，關心時局前途者，都覺到焦慮與恐慌。我們承認一個國家內經濟崩潰，信用破產，當然會反映及於貨幣對外的價值。然而翻過來，一個國家貨幣對外匯價的跌落，不一定就是經濟崩潰，信用破產的徵象。簡單的說，外匯率的漲落與國內經濟的盛衰有可能的而沒在必然的關係。即就貨幣價值一點而言，貨幣對外的價值與對內的價值也未必動止若合符節。經濟學者以匯率爲貨幣國內購買力的反映，未必能解釋一時匯率之漲落。而一般的人以爲匯率下跌即是整個的幣價下跌，國內物價一定比較的增漲，更不一定切於實情。匯價下跌儘可源於購買力以外的因素。同時匯率下跌也許就是一個天然矯正這個新擾亂因素的力量，不會牽動及於貨幣對內的價值——物價。舉例以說明。假定因爲某種原因在某一時我們國際的收入少，國際的支出多，於是外匯的供給少過於外匯的需求，我們貨幣的外匯價自然下跌。這一時的下跌與貨幣對內的購買力沒有關係。同時匯價下跌本身便是鼓勵國際的收入阻礙國際的支出的力量，天然的，矯正某種原因所產生國際收支

不均的現象。這一種的外匯跌價，除因為鼓勵出口削減進口，以致國內此類貨物稍少因而稍貴以外，不至牽動全部貨幣對內的價格。從純粹理論的立場，我們現在法幣的匯率未嘗不可聽其自然。然而我們所應該顧慮者不是匯率與貨幣對內價格機械的關係，而是二者心理的關係。儘管我們相信匯率變動，未必機械的，匯率貨幣國內的購買力，然而匯率的迷信深入人心。匯率劇變，可以造成一個懷疑法幣的心理，而這個懷疑的心理可牽動法幣對內信用與購買力，因此在應付現時的立場，我們法幣匯率的相當穩定，有牠的好處。

關心法幣匯率下跌者還焦慮匯率下跌後政府購買軍事需用之外貨必須多出代價。也是一個過慮。事實上，政府因購買軍事需用外貨所應付之代價並不完全仰給於市場所供給之外匯。即假定政府必須局部收買市場所供給之外匯，匯率下跌於政府亦不吃虧。政府所可收買外匯之市場有兩個一個是政府所統制的市場，一個是政府力量所不達的自由市場。上者既為政府所統制，政府仍可以十便士半或其他之官價收買之。市價若何可不上影響。後者，政府既不能統制匯兌，又不能統制貿易。如果國際收支有不利之差額或剛好相等，政府從自由市場中收買若干外匯，不過使外匯平衡基金因之多買出若干外匯，事實上，就是等於政府以法幣根據市價，向外匯基金換取外匯。再簡單點說，就是動用基金購買外貨。匯率的漲落並沒有佔便宜或吃虧的地方。

匯率下跌之後，政府的政策到底如何，政府沒有公佈，外間也無從確知。從財政部發言人所發表的談話中，我們或許可以推測政府不至放棄維持匯率的政策，讓匯率自由漲落；不過政府必俟匯率跌至一個易於維持的程度，然而再運用外匯基金加以維持。我們以為政府應該採取一個更為確定的政策，以應付後此可能的變動。下列各點未嘗不是可加考慮的步驟。(一)淪陷區域與非淪陷區域的外匯應嚴格完全分立。(二)在淪陷區域內，外匯基金應該操縱匯率以左右淪陷區內的國際收支均衡(三)在非淪陷區域內，政府可以統制進出口貿易以左右外匯的供求。請分論之。

在理論上，非淪區域的外匯是官價外匯淪陷區域的外匯是市價外匯，二者應不相謀。在事實上，二者未必嚴格完全分開。淪陷區入超的情形日益嚴重，本區市面自由外匯之供給不足以滿足本區的需求。在努力維持一假不大自然匯率政策之下，難免不無以非淪陷區的外匯注溢淪陷區的可能。從維持匯率一點說，這當然可以增加匯率的匯定。然而這個辦法實是以後辛苦得來之外匯供給淪陷區的進口商作為償付入超的代價。尤其如果入超中大部分是敵貨，這個辦法便是「借寇兵而贖盜糧。」我們希望這個可能不是事實，至少沒有達一個嚴重的程度。然而我們仍希望政府能確定的，把二者完全分開。使二者兩不相涉。其實，現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的法幣已經脫節——不能以平價匯兌。外匯更沒有維持若斷若續的狀態。

在完全獨立狀況的淪陷區外匯市上，外匯基金的運用只應以減少暫時及季節等的變動為目的，而不宜拘泥於維持一個永久或長期的匯率。換句話說，外匯基金應該以主動的地位操縱匯率而不應被動的，為匯率所窘脅。上文已經說過，在我們現狀之下，匯率的下跌，對於國內經濟，未必有機械的反應，而或恐有心理的反應。基金的存在與運用，就是防止一般人民對於法幣信用心理上的敗潰。如果現在所維持的匯率太高，外匯基金不但不應俟至不能維持時再行撒手，而應自動的貶抑之。外匯基金必須看清楚一個有限的力量，只應維持一個近於自然的匯率，而不能永久維持一個不自然的高率。自然的匯率是普通經濟學中所謂「澄清市場」的價格，在這一價格之下，外匯的供給剛好供應外匯的需求。(當然這是指較為長期的情形，而非每日的變動。)外匯基金，在這個政策之下，是以較長補短的方法，消滅每日或短期的變動，而維持這長期「澄清市場」的價格。基金直接的自動的操縱匯率，便是間接的左右進出口貿易數量的增減。務使進出口貿易數量增減到一個程度，淪陷區域的自由外匯(以長期言)可以自給自足，無需仰賴外匯基金或其他特別來源的外匯貼補。如此然後外匯的維持，方不是填補無底巨穴的工作，外匯基金方不至承受外匯惡劣的窘脅。還有人主張外匯基金無須以維

持自然匯率爲目標，而可對於外匯需求之性質加以審核及限制。我們以爲這個辦法沒有用。這不過於官價基金所維持的市價外再造一個約三種的匯價。市面的自由外匯將儘量的，以這第三種匯價，購與性質不受基金所認可的需求。外匯基金的耗損並不因此減輕。

至於在非淪陷區域之內，政府的做法可以直接統制進出口貿易，以貿易左右外匯。目標很簡單。政府應該努力在非淪陷區域內造就出超，希望以這出超得來的外匯，購買軍事有關的外貨。出超的造成，一方面，自是發展有國外市場的生產業，鼓勵出口；另一方面是嚴格限制非必需外貨的輸入。這出超的目標如可達到，則現在直接統制外匯的辦法也許可以修改。在外匯市價已跌到六便士半，內地物價亦相當增加嚴重情況之下，十四便士半的官價

抗戰的目的

本文所謂戰爭的目的，就是英文的 WAR AIMS.

大凡一個重要的戰爭，無論是內戰或是外戰，其勝利，不單靠物質上許多條件，而也需要戰爭的目的是正大光明，且能得國人的同情。如果勝利須賴外國的協助，這目的更須得到外國人的同情。

我並不輕視物質的條件。如果物質上的條件太不充分，即使作戰爭的目的如何正大，如何能爲人民所共曉，也不見得能獲勝利。此種例子甚多。遠一點的，如美國南北之戰時，南方各邦所發爲號召的邦權主義，固爲其人民所共信，然卒以力不敵北方各邦而失敗。近一點的，如保埃之戰中 (Boer War) 保埃人的淪亡，與西班牙內戰中政府軍的消滅，並非因爲缺乏直捷壯氣，亦非因爲人民不熱誠擁護，而也因為力之不敵。但在物質力量不太懸殊的情況下，戰等目的的正大與不正大，與夫人民的認識與不認識，儘足以左右戰局；正大的目的有時且可以助長戰爭的力量。克邁爾在安格拉初起時，實力本不如希臘軍，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開始時，實力也不如北洋軍，然而克邁爾與國民革命軍卒因其有正大的作戰目的，與人民的熱誠擁護，而獲勝利。

對於出口業至少不是一個鼓勵我們一方面希望出口增加，另一方面外匯官價又削奪出口業的利益，此中頗有矛盾。政府也知道並且也會設法消滅這矛盾。現在是一個徹底解決此問題的機會。現在內地各種主要原料品對外貿易，已經有明顯國營的傾向。若除此類出口貨之外的對外貿易能有一個精細的統制，就是完全放棄官價，因之政府於吸收外匯時。所吃的虧也不見得很大。這便是兩害取其輕的問題了。

外匯平衡基金的運用只有三個月的時間。此次匯市之變動，雖然根本上不害於法幣的安全，然對於一般人民，總算是心理上一個打擊。政府應該趁這一個機會重新估量過去的政策，規劃一個全盤的辦法，以應付此抗戰第二期中我敵經濟力鬥爭的局面。

錢端升

這都是有了正大的戰爭目的可以助取勝利的近例。

老實說，在交通工具發達，宣傳技術邁進，宣傳的重要爲世人所共認的今日，決沒有一個國家或作戰者，於攻擊另一個國家或另一方面時，會老老實實地自認是侵略戰，而想出一個或多個動人聽聞的目的，以資宣傳。以近年的許多戰爭爲例，我們儘可斥責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德意，以及侵略我們中國的日本，我們儘可斥責他們爲侵略者，稱呼他們爲強盜，爲惡寇，但他們自己仍有他們的一套，如同「發展文明」，「剷除布爾什維克」，「建立新國際秩序」等冠冕堂皇的口號。所以我們現在所要追求者，還不只是單單幾個類似上述的口號，而是我們自己可以對之真正相信，同時也可以激起外國人民的熱血的某種高尚理想。有了這種理想做我們抗戰等目的，我勝利的把握一定可以增加若干成。

讓我再舉例以說明我的意思。二十餘年以前的歐戰牽動了許多的國家。這些國家大都均有參戰的理由，也有他們所希望得到的結果。但德奧方面，始終沒有能提出一個有意義的戰爭目的。什麼協助同盟國家，什麼打破包圍

政策，什麼發揚大德意志民族精神，均缺乏理想，不足號召。協約國方面，有的是爲自衛而戰，如比利時，有的是爲擁護比利時中立條約而戰，如英吉利，他們作戰的理由要比德奧方面充分多了。但是他們在一九一七以前也沒有能提出一種偉大而可以置信的作戰目的。英首相愛斯莫斯在戰事開始的時候，固然也有過「我們是自由國家」，「我們等自由國家自由及完全的自發展（Self-development），在敵人心目中，就是罪過」，及「此次不特爲物質的戰爭，也爲精神的戰爭」一類的言論（參閱愛斯莫斯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在倫敦市政廳，及九月二十五日在都柏林的演說等），但此種論調並未成爲一貫的，不斷的，有力的論調。一直要等到一九一七年初，美德交惡，美總統威爾遜聲言「苟和平不以統治者得被治者的認可才能取得政權的原則爲基礎，則決無永久和平」（參閱總統一月二十二日向參議院演說）後，協約國方面始有共同的，得以獲取人民信仰的，也可以增加人民自衛的作戰目的。隨後俄國革命，專制的君主政體推翻，美國參戰，於是威爾遜更根據上述「統治者得被治者的認可才能取得政權的原則」定下「爲民治而戰」，「爲民族自決而戰」，「和平須建築於民治」，「和平須建築於民族自決」諸大口號。自是而後協約國政府及人民有共同的信仰，有堅決的信心，前此的遊移惶惑一掃而空，作戰日亦趨於有利。

我們此次對日作戰，爲自衛的抵抗，其意義本盡人皆知。但以自衛爲作戰的目的，尙嫌其不够積極，尙不足以激起人民宗教的熱烈。我們務須使人民皆信抗戰成功可以建樹一種新的偉大秩序或制度或文化，人民才能感覺一種宗教式的熱烈，一種堅強的自信與安慰，同時，在這整個世界快要形成侵略集團與反侵略集團，極權國家與民治國家的當兒，我們更須效法威爾遜，提出一種有中心思想的高大思想，以資號召，以資共信共守。我們如能爲此，則我們一者可以多助，二者將來各極權國家總崩潰時，在國際會議席上可以取得較大的發言權。

在這裏我應聲明，我並不說抗戰以來黨政當局所發表的關於抗戰的言論

盡缺乏動人的論點。不，這種言論中很多是可取之點。但我們仍以爲像一九一七以後協約國所共同提出，所不斷提出，一以堅協約人民的信仰信心，兼以使敵國人民翻然來歸的戰爭目的（War aims）則我們尙未注意及之。我所要求者即類似威爾遜所提戰爭目的的抗戰目的。

本文的主旨即在說明成立抗戰目的的重要。至於我們究應以何者爲抗戰的目的，我個人並無一種成熟的主張，但也有若干意見願與國人共同商榷。

我先提出成立此抗戰目的時我們應有的考慮。

第一，這目的須合於高尚的理想。理由上面已說過，就是非高尚理想不足以激起一種宗教的熱烈。

第二，上面所謂高尚理想必定要有根據，要抓得住人心，而不涉於瞎吹和空洞。即如威爾遜所提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協約國所共同關切的理想與制度，既不空洞，復不瞎吹。

第三，這高尚的理想不但須能使中國人民的熱血沸騰起來，而也能使外國人民發生同情並感覺着關切。

要提出一種能以上述三種考慮爲根據，或能具備上述三種條件的抗戰目的良非易事。譬如提出民主的口號罷。大家都知道這個口號雖有攻擊敵人之力量，却是我們並不是最有資格提出這種口號者。再譬如提出「建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世界」罷。則中國人會覺得偏於迂遠，而外國人更難明其妙。更譬如提出「恢復一九三一（即九一八的那一年）以前的國際秩序」罷。未免不甚動聽，且事實上也不可能。或譬如提出「造成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的世界」罷。則是美國近年屢屢聲明的政策，提出有抄襲之嫌，且也不甚動聽。

我以爲我們也許可以「掃除武力威脅，歡迎各民族利用中國資源，造成強盛中國，共立世界和平」爲抗戰目的。這樣一個目的實在包含着「大同」之意，而此「大同」爲具體；自衛及建國的觀念也俱包含在內。而且既云掃除武力威脅，則實有不倒日本軍閥不止之勢，可以使抗戰的意義比簡單的

自衛較爲積極。至於歡迎各民族利用中國資源云云，則可以使表示同情於我的各友邦無所疑慮，且與向來的門戶開放主義亦融合。換言之，若就上面所列三種考慮而言，這目的似乎均還可以照顧到得。

不過我也不敢說上述的目的能有多大的號召力量，能發生威爾遜總統的

暹羅與汰族

二年前，我在獨立評論第二三五號發表過一篇「進步的暹羅」。我寫這篇文的動機，是因爲國人對於暹羅，從來不但太少注意，而且很爲蔑視。所以我說：

東亞的獨立國家，除了中國與日本之外，只有暹羅。現在我們看不起我們南鄰，正與從前我們看不起我們的東鄰是一樣。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南鄰的野心，未必滅於我們的東鄰。暹羅人近來常常說：唐代的南詔是他們的祖國，中國的南部是他們的故鄉。他們既被迫而南遷，他們也許待機而北還。暹羅的第七世皇又對過華僑說：「華暹血統關係很深，即我個人也會有華人血統，故在暹羅華僑，就是暹羅人，當忠愛暹羅。」暹羅人口約有一千萬左右，而華僑已有三百萬至五百萬，暹羅王這些話，決非無的之矢。

四年前（民國廿一年）我到過暹羅，已經覺到暹羅的進步之快。去年又得機會在暹羅數月，使我覺得只在這四年內，暹羅已有很大的變化。暹羅華僑有一句俗話：「槍人穿褲，唐人走路。」（意站不住）四年前暹羅人還是穿着他們的紗籠（帕農）現在則很多穿褲了。去年政府且通令各機關人員，要穿西服。這不過一個淺明的例子，然而從此我們也可以明白暹羅近年來的變化的厲害。

我的結論是：「從前傅士泰與費公度會勸我們注意我們的東鄰，我願國人今後不要蔑視我們的南鄰。」

據最近報章登載，暹羅要改國名爲汰 Tai。爲什麼暹羅要改國名爲汰，

所定的戰爭目的所發生的力量。好在我這篇文章的主旨在說明定一戰爭目的的重要，而不在于提出這目的。我只希望當局及政論家思想家能共同討論出一個正當有力的戰爭目的來，然後政府及全國輿論即以此目的自繩，並以之昭告於全世界。

陳序經

從表面上看起來，理由雖很簡單，可是骨子裏恐怕未免別有用意。

我們知道，汰是現在暹羅政治權的種族名。汰的意義是自由。據汰人說：他們自稱爲汰人，自稱其國爲汰國，或蘇口胎京 Sukotai。蘇口胎爲汰族建國元勳希他拉蒂 King Sri In-tuacitye 的發祥地。這是十三世紀中葉（一二五八年）的事。汰人以爲暹羅這個名詞是出自中國，而英文 Siam 是來自印度。這不只是一般汰人的意見，就是暹羅很有名的歷史家，如達嗎變奴帕 Prince Damrong Rajanubhab 在其「暹羅古史」裏，也這樣相信。我以爲暹羅這個名詞，固是出自中國，（明洪武十年始連用這兩個字，雖則暹國羅解已見於元史。）英文 Siam 這個名詞也是從中文的暹字而來。關於這一點，我在東方雜誌卅五卷廿號及廿一號所發表「暹羅華化考」一文，已經詳細論及，不必再述。我們在這裏所要注意的，是從汰人看起來，無論中文的暹羅或英文的 Siam，這些名詞出自中國也好，出自印度也好，均非他們自己固有的名詞。暹羅現在既在汰人統治管理之下，汰人不願意以汰族以外的人們所稱呼的國名以爲國名，而要以自稱的族名以爲國名，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可是爲什麼到了現在暹羅的汰族把他改爲汰國呢？

原來在十三世紀中葉以前，汰族雖已散居在暹羅各處，但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勢力，傳說蒙古人既滅大理之後，汰族始大幫的從雲南遷到暹羅，與已在暹羅的汰族，聯合起來始能抵抗在暹羅的異族，而建立蘇口胎京。

汰族時在這個時候建立蘇口胎京，可是在暹羅，除了汰族外，還有他族

與强有力的柬埔寨人 *Cambodians*。大概說來，自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汰族與柬埔寨的爭端，必定很多。十六世紀後，汰族與緬甸的戰爭，又史不絕書。暹羅曾兩次被緬甸人征服，一為一五六四年，一為一七六六年。直到鄭昭恢復大城 *Ayuthya* 建都曼谷 *Bangkok* (一七六七年) 以後，汰族在暹羅的政治地位，始能穩固。鄭昭是暹羅的近代建國的元勳。他本來是中國人，可惜後來却為他的女婿暹羅人丕耶卻克里 *Pha Chaktra* 所誣殺而取其位。

據暹羅政府在一九二六年所出版的「暹羅——從古代到現代」(*Siam, from ancient to the Present Time*) 一書說：鄭昭是在一七八二年被迫退位。而其原因有三：第一，因為他是一位外國人；第二，因為他多用他的親戚作政府高級官吏；第三，因為他個人的習慣不好；所以暹人(汰人)纔不欣喜他。我們以為假使這些原因就是鄭昭被逐的真正原因，那麼鄭昭的被逐，顯明的是因為種族不同與文化的差異。所謂外國人與多用他的親戚，都可以說是種族的問題；所謂習慣不好，却可以說是文化的問題。實言之，就是汰族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發生衝突。換句話說，就是汰族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示。

一七六七年以前，汰人在暹羅既忙於聯合本族，與抵抗異族，他們自然不會顧及國名這個問題。一七六七以後，而尤其是最近數十年來，汰族在暹羅的最大問題，是建立西化的國家，與汰化暹羅的異族。暹羅在十七世紀丕耶納萊 *Phra Narai* 的時候，已極力接受西化。自拉瑪第一 *Rama I* (一八〇九年) 以後，又不斷的與英法兩國發生不少的糾紛，因而愈感覺到西化的必要，同時又深受了國家主義的影響，所以拉瑪第三之放棄閉關自守的政策，拉瑪第四之努力學習英文，拉瑪第五之兩次遊歐，都可以說是建立西化國家的明證。暹羅民族共有廿多種之多，不但是汰族以外之各族合起來比汰族人數多得多，就專以華僑的人數來說，也比汰族的為多；又加以經濟上的力量，差不多完全操於異族，而尤其是華僑之手，故汰族對於汰化異族這個問題，至為重視。比方他們獎勵華僑與暹女結婚，強迫華僑子弟讀暹文，以

至反對與中國交換使節，都可以說是汰化暹羅異族的明證。

我們明白暹羅既正向着西化的途程上走，所謂汰化暹羅異族的結果，也是趨於西化。暹羅的汰族也能看到這一點，但是他們也明白，所謂汰族的文化，也是外來的東西。大致上，是中國與印度的文化的混合品。實言之，他們的目的是在汰族統治之下而建立一個新國家。現在這個新國家的基礎已立說不定他們要進一步而將暹羅以外的汰族。這可以說，是從「國家」主義而趨於「民族」主義。

有些人類學者認雲南的佤夷或擺夷白夷蒲蠻，四川的獠以及土人，沙人，在貴州的侗家或水家，在廣西的獠與獯，都是汰族的支流。中國雖非與暹羅直接毗連，但是在暹羅的汰族的民族主義澎漲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加以特別的注意。

不但這樣，我們所知關於暹羅的史料，最為缺乏。十三世紀前固不待說，就是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史料，也很不完備。連十八世紀關於鄭昭的傳說，以至十八世紀以後的記載，也多不可靠。可是暹羅的汰族，正像我們在上面所說，近來極力宣傳唐代的「南詔」是他們的祖國，中國的南部是他們的故鄉」。同時還有些外國學者像胡特 *Wood* 們，且把暹羅的歷史拉長至漢代的哀牢。(參看胡特著暹羅史 *History of Siam*。) 暹羅的汰族對於其近代史，尚未好好的整理，而却急急於其古代史的研究，急急於其民族的來源，與故鄉的所在，極力宣傳，這也不能不使我們加以特別的注意。

總而言之，汰族改暹羅為汰，不能不說是汰族民族主義的表示，大汰民族主義的澎漲。我所以說改暹羅為汰族國，是別有用意，就是這個原故。

汰族這種的民族主義，當然有了很大的錯誤和不少的矛盾。因為，第一，十二世紀以後，在暹羅的汰族，雖自稱為汰人，可是在十三世紀以前，「汰」這個名詞，是否由於汰人自稱，却很可疑。照我個人的意見，「汰」字的來源也許還是出自中國的「禪」字。關於這一點，我願意把「暹羅華化考」裏一段話，抄之於下：

撰註作壇，本爲T音，英文當作Tan，與英文的Tai相近。現在的暹羅人自爲Tai也許就是從古擇音而來。又古T音的擇，變爲齒音的擇，而讀如Shou。今日的擇Shou族，就後漢書的擇族，大概沒有什麼疑義。英文所謂擇，大概是從齒音的擇而來，現在暹人所謂汰或泰，大概是從舌音的擇而來。

假使我這種看法是對的，那麼「汰」這個名詞，也許不是始於汰族，而是外來的了。

第二，他們忘記了在暹羅境內，除了柬埔寨，「老撾」，馬來山，緬甸各種人外，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的華僑。暹羅全國人口只有千萬左右，而汰族所佔的人數還不是少數。假使汰族而要以民族主義去號召暹羅的汰族，那麼不但愈要引起中國人以這種主義去號召在暹羅的華僑，就是法國人也可以借這種主義來保護或干涉在暹羅的柬埔寨人與「老撾」人，英國人也可以借這種主義來保護或干涉在暹羅的馬來人與緬甸人了。這麼一來，所謂汰族的民族主義，與所謂暹羅的國家主義，豈不是互相衝突嗎？

第三，假使汰族要從歷史上找證據來證明中國南部是他們的故鄉，而要求機北還的話，那麼汰族就不應該佔據暹羅。因爲暹羅並非汰族的固有土地。在汰族尚未征服暹羅之前，暹羅是柬埔寨馬來由甘莫等族的暹羅。據歷史

平原

一片荒涼，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地方就是一片荒涼。大地像汪洋的海水，若有人在高爽的秋天，立在溪野里，爲徐風撫摸過臉孔的時候，他就會有幾分狂妄，覺得自己是一高大無比的巨人了。再將眼睛向遠遠的遠遠的地方飄過去，便會在土天接連處發現一個痕跡，會有礙人想那會天涯海角，拋棄捨棄，攜帶拐杖同包袱，去找尋世界的邊緣。這行脚人黃昏中歇足，第二天迎接太陽的時候，原來天邊還和昨天一樣遠，但他並不灰心，還是走着走着，直到頭上黑髮換白髮，天邊仍在那同一遙遠的地方。平原上的故事那末說

家告訴我們，汰族之移殖暹羅，乃在六世紀以後，而中國之於暹羅的關係，乃在隋代以前。明史外國傳謂「暹羅即隋唐赤土國」，隋書南蠻列傳載隋煬帝大業三年遣常駿等至赤土，大受赤土歡迎，而其大方丈日告訴常駿道「今是大國中非赤土矣」。這樣看起來，暹羅應屬於中國，比之暹羅之屬於汰族，豈不是更有歷史上的證據嗎？何況汰族征服暹羅之後，以至十九世紀中葉，還不斷來中國朝貢，還代代向中國稱臣？又何況正像我們上面所說，從現在暹羅全國人口來看，華僑的人數比之汰族的還佔多數呢？

總而言之，汰族這種民族主義，雖有了很大的錯誤，與不少的矛盾，可是從中國的立場來看，在暹羅的華僑既很多，在國內的汰族也不少。中國之於暹羅與汰族，可以說是有雙層與密切的關係。過去汰族對待暹羅的華僑，既有了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今後他們對於國外的汰族，也很難擔保其必無聯絡的思想。我們回憶，四十年前的日本與中國，也會隔隔重洋，然而四十年來，所謂大陸政策的實施，是始而併吞台灣高麗，繼而奪取滿洲熱河，今日佔據華北華中與華南的重要區域。八十年前的暹羅，雖會進貢中國，可是現在的暹羅與八十年前的暹羅，大不相同。誰敢肯定的說，所謂大汰主義的步驟，不是始而汰化暹羅的異族，繼而合併其他各處的汰族，終要取回他們所說的故鄉呢？

辛代

這平原鋪展到無邊，在上面它誇耀着冰雪和風沙。用冰雪封固大地，江河，再鎖往天空，使它成爲陰暗低沉。日頭從東南出來，轉過九十度就沉落下去了，只透露了一點徐微的陽光。從遙遠的北方吹過來的風，如無數胡馬瘋狂的奔馳，捲起高塵，並且嗚嗚的吼着，叫着，發出單調而悲壯的聲音。雪在四野和風週旋，有時一陣風雪去，便失去了曠野里孤獨的行人，等第二年春風吹化了積雪的時候，再從雪堆堆紅色血水黑拖出雪葬者的屍身。老年人

把這當神話說。冬天的夜晚，一聲鼾來推不開門，外面三四尺深的積雪擠住了它。

照關東流行的說法：一方水土一方人。生在這荒野的泥土上的人們，全有一個粗獷的，幾斧砍就的多楞多角的靈魂。冷峻如冰雪，梗直得如同整齊的田壟。生下來就爲了侍奉大地，一直到被化爲泥土。十幾歲的孩子騎馬在野甸奔跑，把鐵桶放在百步外練習打槍。倘若遇到這些事情正當用處時，他們從不放過那點機會，取別人下風，如果閒着無事的時候，用那枝槍打野雞，打山兔，也打貉狸狐狸。專講每必中，兩槍換來一隻野雞，已算不得高手了。

可是在粗野中他們並不缺乏一分善良同溫柔。他們的心腸也是直的，沒有過多的迴環曲折。過路的旅人或乞食者，遇一個修有垣牆的「大家」或「響窩」時，他可以大搖大擺走進「伙房」作主人一位客賓。鄉村中很少旅店之類的東西，過路人也不愁吃愁睡，只要那裏有人家。

小伙子用侍奉母親的殷勤侍奉大地，也把對待戀人的愛情交給村中的得意姑娘。在「正月里是新春」的吶喊的歌聲中，騙去多少女孩子的心使她們發癡發瘋老人們在生命的競爭上雖已無分，却把那永遠絮絮不清的跑關東的故事一遍又一遍的講給兒孫，說這話的老頭子多半是牙都掉盡了，眼睜已分不清自己的孫男孫女的行輩，乳名。敘述他當年怎樣爲飢荒趕出家鄉，挑着老婆孩子涉山渡水來跑關東。他又從不忘記那些遙遠的途中的風塵苦楚，末後必歸結到要以善良大方對出外人。他又會說起那時這地是如何一個荒涼不毛的地方，一片原野，沒人影也沒有鳥聲。他們如何「開荒占草」，用兩手撫摸大地的胸膛，把土塊翻起來成爲肥田，然後長出高粱大豆像一片海。再在荒野上聚人家，修院落，四角趁上砲台，買洋槍火砲來保衛它，它才有今日這樣子。於是他勉勵兒孫這一代應如何堅絕活下去，方對得起這片土地與酒在遺土地上的祖先的汗血。

說完後，又多半是想起不可追回的往日，止不住一切老年人遲暮的哀傷

，土埋多半截的哀傷。

年青人把這話默默的記在心里，思念着先人創業的不易，各在一分嚴肅認真的生活中打發日子，按季節盤壟，施肥，點種，除草。六月裏，三伏天，太陽如一團火，原野上像冒了烟。偶而吹過一兩陣風也混合着鬱鬱的熱氣。人們脚踩着溫暖的大地，光着爲烈日熏炙成爲油黑色的肩膀，頭上戴一頂風吹雨打的「蓋簾頭」草帽子，在山歌中以熟習的手法用鋤板疏鬆土地並翻去多餘的麥苗，汗在臉上畫成小河，掉在地下插成一瓣一瓣的碎珠。渴了時到地頭上搬過水罐子來就飲，多粗，多野。歇鑿時大家坐成一圈，談着，笑着，從腰里取出烟袋裝烟，用衣袖抹臉上的汗。溫柔的看齊那一片青青的海水一樣閃動的禾流。於是把一個希望放在秋天。

秋天穀熟如黃金，場園里穀草秫稈堆成山。堆草垛有講究，龍頭鳳尾，一溜水，草根比成刀切齊。年青小伙子在這上賣弄手風，受村中老農夫看重，誇獎，有時且得到姑娘垂青。「打場」時節一夜連枷到天明，和着這連枷的還有年青農夫的淫蕩的野歌：

「好比一朵茉莉花開呀……」

好比一朵茉莉花開呀……

滿園花開朵朵壓不下她呀……

奴有心……

摘朵兒戴呀，又怕那看花的

罵呀……哎……嗚……哎……呀……」

於是他不會忘記到這是個節奏，應該停一停，搖搖他的鞭子，作一個命令的口號，「駕」或者什麼，那是對於畜類的一個親愛的招呼。

冬天把糧食裝上火車，到城里換洋錢，打年紙，多買鞭砲與紅磨白糖，還有神碼香燭同抱魚胖小的年畫。一家老小過個團圓年。年青人扮秧歌，採高脚，跑竹馬，耍龍，吃元宵，看燈，放風箏。老年人找算卦瞎子，彈三弦

歸八字生辰，到耄來幾子得計幾子送終。過了龍抬頭，天意回春，又是「送寒」時節，大地便又奪去人們生命的全部了。

他們永遠一式的生活下去，不知已度過多少春秋。一個秋天，這秋天完

一種態度

近十多年在各種刊物上最常見的是「民族精神」字樣。今年又為「精神動員」。就常理說，所要準備動員的「精神」，應當就是先前一時談及的那個「民族精神」。可是中華民族精神，在時間上有連續性，在歷史上起大作用，在當前抗戰明日建國兩件事上且具有種種可能發揮的偉大力量，是些什麼？說到他的却似乎并不多。因此民族精神這個名辭，轉成堅實勤儉行為表現上好像極具體，實在很空泛。固有「精神」有些什麼東西，值得張揚，恢復，光大，倒不會提及。談什麼東西文化的，也照例拋下這個名詞，不作詮註。彷彿大家都已常常提起，大家就應早當知道了。凡知道了的自然不用再說，可是看看各方面論客的特論，便可知這名辭意義十分曖昧。解釋民族精神偉大處較好的，還讓馮友蘭先生最近在新動向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題名「贊中華」。就中說起中國偉大，實建築在儒墨道諸家思想薰陶啓迪上。中國人有儒家的嚴肅，墨家的樸實，道家的瀟灑，表現人生態度或「有所為」，或「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遠不會滅亡。并以為兩年來的抗戰，軍事上雖敗不崩潰，政治上反而越打越進步，處處見出新機，就顯明表現這偉大民族精神，如何值得重視，且因它的存在，值得樂觀。馮先生話說得很好。從全面看，中華民族在儒墨道諸家思想涵育中有個光輝燦爛的明日，自不待言！惟部分觀察，似乎就有點不同。我意思是我們倘若肯具體一點，試從二十歲到五十歲左右某一部分，留在後方的知識分子來觀察，看看這些人於中國古代偉大思想，究竟受有多少影響。所得的結論，我們會在好感方面不免失望。我們會發現原來儒家的「剛勇有為」態度，墨家的「樸實熱忱」態度，道家的「超脫瀟灑」態度雖涵育於一般人中，影響於「讀書人」却不

全如以前的秋天，只是平原上平添無數災難了，老年人南望天師，小伙子們却拿起從前打鬼打雞的火槍，跨上戰馬，在冰雲里和另一種獸類鬪爭。望望這平原大野，他們想起了祖先創業的艱難，他們想起了跑關東。

沈從文

怎麼多。「讀書人」是個通泛名辭，我這里想借用他專指現在教書讀書的一部分人。這些讀書人知識雖異常豐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會組織，知識僅僅變成一種「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為「做人」的張本。嚴肅用於門戶之見，與信心堅固無關。瀟灑近似對事媽虎，與思想解放無關。真影響他們支配他們愛憎取舍的，差不多總是一個小小團體，一羣數目不多的朋友，三五同事，七八同學，十來本書。（團結他們的有時還是一桌麻雀牌！）若說前人受家族制度拘束，現在可說受生活團體拘束。因為生活範圍小，所以個人性趣窄，公衆精神和服務情感即不大發達。儒家最美麗的認真為公精神，在讀書人中且有日趨萎縮之勢。好些名分上應屬於「公」的，這些人作起來更容易假公濟「私」。這類事大致隨處都可耳聞目睹，也用不着多提了。至於因老莊思想而來的滿不在乎好處，讀書人不受受日常吃喝起居習慣限制，看不出什麼超脫飛揚意趣，易發現的，倒是容易把生活觀念粘滯在我小小瑣碎得失上，施展不開。不特行為矜持拘泥，裝模作樣，即想像表現於文字語言時，亦無不顯得非常貧薄無味。凡此種種多屬眼前事實。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形成這部分知識分子普遍的弱點。蘊藏於內表現於外則毫無生氣。則烏烟瘴氣。所以我們若承認儒墨道哲學思想，剛勇、樸實、超脫，與這偉大民族光輝不可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當前讀書人中正如何缺少這種優美德性。因缺這種優美德性，所產生的病態，實在相當嚴重。大家應當就見得到想得起的事情從小處努力，儘可能來謀改善。假若筆筆的朋友還相慣文學藝術在社會上有一點力量，新的文學藝術便可從這方面下手，表現出一個綜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態度。這種文學藝術，即或無關於當前抗戰，然而大有助於明日「建國」。有心人應當承認用這種態度來寫作，似迂腐，實健康。雖易觸惱當前男女的村的俏的少數讀書人，對於另外多數將來讀書人，或者還有點好處。

本期撰者

陳岱孫，錢端升及沈從文諸先生，在本刊常有文章發表。

陳岱孫先生本是貨幣學專家，對我國幣制多年來曾發表過許多重要言論

；他今番論「法幣匯價問題」，除說明問題的內容外，並附若干重要建議。

這些建議與王元照先生關於外匯匯率的建議（第一卷第四期），均值得政府

及社會的深切注意。陳先生與王先生恰好是師弟。

錢端升先生的「抗戰的目的」討論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

沈從文先生以其富豐的創作經驗與沉靜的觀察頭腦，提出文藝家應持的

一種態度，立論嚴正，觀察深刻，應為讀者所共賞。

本刊啓事一

本刊定每二十五期合為一卷，本期為第二卷第一

期，第一卷將裝訂成若干合訂本，每本售價國幣

一元五角，預約期定本年八月三十一日截止。

本刊啓事二

本刊向逢星期日出版，惟自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以

來，以審查印刷及校閱方面常生困難，以致脫期

一二三日不等，殊深歉仄，自下期起本刊仍當求

按期出版，以利讀者。

陳序經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專攻民族學及社會學，對南亞各民族
向有研究。「暹羅與汰族」乃針對暹羅改國名而發，其所言皆關重要。辛代
先生是東北青年作家，文字純潔明朗，作品多發表於國內各刊物。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總經售
印刷者
價目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正中書局服務部雜誌推廣所
（滬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零售每份五分
朝報印刷廠
訂閱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交通銀行

國民政府特許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各大商埠均通匯兌

資本國幣二千萬元

公積金國幣六百九十九萬元

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元

昆明分行 地址：金碧路 電話：交通銀行 電報掛號：四七〇〇